

三個朋友

綏拉菲摩維奇著

新文藝出版社

綏拉菲摩維奇

三 個 朋 友

裘 因 鄒用九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上 海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年 版 本 譯 出

三 個 朋 友

綏拉菲摩維奇著

裘 因 鄭用九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登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14

開本 78×1092 耗 1/32 印張 7 7/16 字數 135,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0.65 元

內 容 提 要

這本集子裏一共選譯了綏拉非摩維奇的十二個短篇。綏拉非摩維奇是俄羅斯革命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收在這個集子裏的十二個短篇中，有九篇係革命前寫成，三篇係革命後寫成。在短篇炸彈中，作者創造了一個革命意識逐漸成長的普通俄羅斯婦女的形象，說明她由害怕革命風暴而轉變到同情並走向革命的過程。尼基大是描述一個普通農民因農村經濟破產被迫四處顛沛流離的悲慘命運。深夜及葬禮進行曲是敘述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準備工作和沙皇政府殘酷鎮壓遊行工人羣衆的情形。在小礦工和三個朋友中，作者以極細膩的手法刻劃出從事着力不勝任的勞動的兒童的心理。蛇窟和在黑夜裏描寫一個天才兒童和一個作家的命運。榴霰彈反映出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厭惡心理。雪與血描繪義勇隊的英勇精神。一支年輕的軍隊頌揚了在衛國戰爭時期少年兒童所表現的機智和勇敢的精神。最後一篇是回憶，作家記述了與偉大革命領袖列寧會見時的情景。

目次

三個朋友	一
蛇窟	二八
小礦工	五一
尼基大	七〇
在黑夜裏	一〇〇
炸彈	一三四
榴霰彈	一四〇
深夜	一五三
葬禮進行曲	一八〇
雪和血	一九〇
一支年輕的軍隊	二〇九
在列寧那兒作客	二三四

三個朋友

一

清晨，還不十分炙人的太陽剛從隔壁茅舍頂上升起，從柳樹林那邊透過來萬道金光，七歲的孩子凡尼卡已經從聖像下的那條媽媽常給他當床鋪的長凳上爬下來，一溜烟地跑出了氣悶的屋子。

母親是清瘦的，頭上紮着一條頭巾，頭巾的兩個結，像一對大耳朵。她在院子裏撒了些穀粒，叫喚着：

「噢嚕嚕……噢嚕嚕……」

那些母雞，火雞飛快地跑到她跟前，鴨子和鵝也蹣跚地搖擺了過來。幾隻豬豎起耳朵，呼嚕着也急急忙忙地跑了過來，把家禽都給攆散了。母親叱罵着牠們：

「噓！去你的！」

凡尼卡拾起一根樹枝，一面高興地叫着，一面把這些叫着、呼嚕着的豬都給趕開了。

『把牠們都攆到街上去！』母親喊着。

凡尼卡忽前忽後地跑着，用樹枝抽向四處奔竄的豬。豬受不住抽打，就都奔向那敞開着的、嘎吱作響的、小圓木做成的大門。只有那一頭嘴上露着黃色大牙的老公豬，威脅地站着不走，把那副嘴臉掉過來向着凡尼卡，彷彿是說：

『怎麼！你敢過來，你敢過來！……』

凡尼卡曉得，牠這副大牙不知戳死了多少狗。父親說，有一回在草地裏，牠戳破了一匹馬的肚子，那是因爲這匹馬踩着了小豬崽子的緣故；後來大夥兒，怕別人來追究這件事，把馬丟到了湖心裏，而當牠在湖裏腐爛了的時候，一些魚兒、蝦子就來啃吃牠了。

凡尼卡跑到這頭比他還高大的老公豬面前，嗅到一陣從牠嘴裏噴出的熱呼呼的臭氣，他用樹枝在牠那對細小而兇惡的眼睛中間抽了一下，老公豬轉過身來，就笨拙地向街上跑去。這時母親向他喊道：

『不要去惹牠，你這個淘氣鬼！牠會把你的腸子給挑出來的！』說着便朝他的後腦勺打了一下。

凡尼卡大哭了起來，聲音響徹了全院，母親給他拭淨了鼻子，說道：

『甯哭啦！乖孩子，快上馬廐去幫爹套馬車，他正要到草原上去。』

凡尼卡跑到馬廄裏去了。父親先把車槓放到大車下面，撐起了車身，然後，給那個裝在懸空的軸上的車輪塗上松焦油，使它飛快地旋轉起來。

凡尼卡站在那兒睜着一雙伶俐的灰色眼睛看着。他是個白毛的孩子，由於草原上的日晒風吹，他的眉毛全都白得看不出來了，鼻子也脫了皮。他多麼想親自去給大車塗上點油，用黑色的毛刷往小油桶裏去蘸一蘸；同時，他也多麼希望使那安在懸空的軸上的車輪飛快地旋轉起來！可是父親反正是不會讓他這樣做的，而且還會給他一下後腦勺。

凡尼卡真想做那些大人們做的一切事兒，可是他的力氣還不夠。

現在，他站了一會兒，瞥了下斜躺着的大車和爹的彎着的寬背，然後就霍地跑進了馬廄。小燕兒在馬廄的麥秸簷下飛掠着。別加施●在角落裏搭拉着嘴唇皮，搖晃地打着盹。光着身子沒有掛上馬勒，也沒有掛上鞵革和馬頸韉。

馬頸韉掛在牆上的木釘上面。凡尼卡踮起脚尖，兩隻手够着了馬頸韉，但他沒法把它取下來——因為太重了。他一把抓住鞵革使足了勁往旁邊拖，於是，馬頸韉便沉甸甸落到了糞堆上。凡尼卡用勁把它拖到馬腿跟前，他由於用力過猛，臉兒都漲紅了。他舉起了馬頸韉，並開始往別加施的頭上套去。

別加施抖動着可親而鬆軟的嘴唇，低下頭，伸着頸子，好讓別人給自己套上馬頸韉；但

是，凡尼卡怎麼也套不上去，自己反倒給鞦韆纏住了。最後，總算把馬頸韉套到了馬的鼻子上，可是他再也沒法把它推到馬的眼睛上去。別加施給弄得不耐煩起來，牠就高高地昂起了頭，這樣一來，馬頸韉自動地滑到了馬頸上，凡尼卡就拚命地尖叫了起來，因為他給鞦韆掛住了，懸在馬脖子下面。別加施若無其事地站着，嚼動着嘴唇。

父親聽見喊聲，便走了進去，把懸空搖晃的凡尼卡給解了下來，他的臉皮給擦破了。父親把他放到了地上，跟着就狠狠地給了他一巴掌，打得凡尼卡大哭大叫地奔出馬廄向母親那兒跑去。可是，還沒有來得及跑到母親身邊，就看見幾頭白毛嘴的小牛犢從敞開的牛圈裏跑了出來，翹起尾巴，雙蹄亂蹦地在院裏跑來跑去。

凡尼卡抓起一根小樹枝，把牠們都趕到了街上，然後從街上繞過花園，攆上了山。

山上綿延着一片草原，極目四望，在遠遠的盡頭有三個小山岡，彷彿弟兄三個。爹就要去岡子那邊割乾草。

牛犢子都跑到了小溪谷裏，搖擺着小尾巴，吃起草來。凡尼卡轉過身去朝着另一邊，舉

● 係他家馬的名字。

● 按原文爲「農民」。

手遮住陽光，向前望過去。山下村子後面展延着一大片草地，沿着草地有一條蜿蜒曲折的小溪在發着銀光。柳樹林子呈現着黑暗的一片。更遠的地方，鐵路好像一根黃色細綫似的延伸着，鐵路的兩端是看不到的。那些電綫桿遠看起來就像一根根細棒；在那邊靜悄悄爬行着一條長長的、像蜈蚣似的東西——那是列車。勉強能看得出在移動着的、白色的一縷輕烟。

然後，凡尼卡又朝另一個方向轉過身去，路軌就在那邊的淡薄的霧氣中消失了——那兒就是城市。城市看不大清楚，只可以看到一顆像小星星似的東西在時隱時現地閃着光。據說，那兒有個大教堂。

他久久地眺望着那一片迷漫着天際的，灰藍而模糊的薄霧——他多麼渴望進城去玩一下，那怕就是瞥它一眼也好：城裏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那兒的房子、籬笆、雞呀、狗呀都是些什麼樣的，以及那些沒有擦油的大車走起來是不是也跟他們村裏的大車一樣呀呀呀呀作響的。

可是，不一會兒，他把城裏的事都給忘了。他匍匐在地上去尋找兔野菜。葉肉肥厚的兔野菜在草地裏是翹起着的。他摘着，並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然後又把嚼剩下的渣滓吐了出來。接着又去尋了一陣酸模吃。過了一會又用一根細樹條往螞蟥窩裏胡亂地搗了一陣，然後舐樹條上的螞蟥漿吃。

天空中飛過一隻鵲鷹。

凡尼卡向四周環顧了一下。太陽已經當頂，有些晒人。草原也因為炎熱而微微地開始震動起來。

凡尼卡從山上跑下來時，兩隻手像翅膀似的揮舞着——他想要吃飯了。

二

院子裏非常熱。糞堆上一羣灰色的蒼蠅嗡嗡地發出單調的聲音。小燕兒呢喃着，低低地，轉瞬之間飛快地掠過。

母親在院子裏的烘爐上，翻弄着麵包，因為今兒個大清早就得把吃的給送到刈草場去。於是她說道：

「恐怕要下雨吧！燕子在飛着呢！」

在家裏吃午飯的只有凡尼卡、兩歲的小妹妹和母親。哥哥、姐姐這時候跟爹都在刈草場上。

「媽媽，」凡尼卡一面說，一面把脹鼓鼓的肚子上的褲帶鬆了一下，「我想到刈草場找爹去！在家裏我是什麼都看過了。……」

『我不能讓你去！……你要是去，我會揍得你認不出家裏的人。……』

『在家裏我是什麼都見過了呵！……』凡尼卡好像要哭似的拖長聲音說。

『閉嘴！領姪爾卡到院裏去玩去……給我好好地看著她！你知道，前些日子她還把鼻子給跌破了呢。快去！』

凡尼卡托住妹妹的小肚子，把她扛到屋外去了。

院裏還是那麼樣的酷熱，蒼蠅的單調的嗡嗡聲不絕於耳，白肚子的小燕兒呢喃着，飛來飛去。

母親收拾好碗碟，就跑去踩牛糞。要把那一下子就弄髒了的腳從牛糞堆裏拔出來是吃力的事。然後，把牛糞切成磚頭那麼大小一塊塊的，再把它曬乾，以備將來冬天生爐子用。

凡尼卡領着姪爾卡走到了街上，他們兩個一起坐在又熱又軟的塵土裏，開始玩了起來。一隻老母豬走了過來，在他們身旁呆了一會，瞧了一下，就去吃那道旁密密層層的猪草去了。

凡尼卡跳起來，去攆開這隻豬；可是，他忽然站住，扮了個鬼臉瞪着眼睛說：

『姪爾卡，趕快跑到媽媽那兒去，要不，老母豬會把你給吃下去的。』

小女孩像受委屈似的，用小手掌蒙着眼睛，哭了起來；同時，一搖一晃地向大門走去。凡尼卡使足了勁在大路上奔跑起來。那雙赤腳在晒熱的塵土上被燙得够疼的，他繞過花園，氣

喘喘地朝山上跑去。

山下，在那幾家茅屋後面展現出一片草地，小溪在酷熱的陽光下閃閃發光，還有一條像綫一樣細的鐵路；但是，凡尼卡一點也不去看這些東西，而一股勁地奔向那像弟兄三個似的小山岡。

他的那雙赤腳給短而硬的草刺破了。烈火般的太陽非常晒人。凡尼卡有時候猛然一下子坐到地上，雙手抱住腳，扳過腳掌，湊到臉跟前，再用口水擦淨黏在腳掌上的灰塵和泥土，接着用又髒又黑的手指甲掐住插在肉裏的刺，把它拔了出來；最後，重新放開大步向前奔去。

他想，當他跑到刈草場時，他就會看到：那兒的草是不會像這裏一樣的，那裏一定是又高又密的草；爹坐在嘩唧作響的刈草機上，掌着刈草刀。阿遼施卡哥哥趕着渾身淌汗的幾匹馬；瓦莉卡姐姐正在用乾牛糞塊生火燒着粥。他一定會走到跟前來說：「阿遼施卡！鬆手！」於是，他自己就趕起馬來而刈草機刈得更加利索了，這樣，爹一定會說：「啊呀，凡尼卡，真能幹！……」

突然，他想起了哭泣着的妞爾卡，爲這事，回到家裏的時候，準會挨一頓揍。他心裏難過起來，他停住了腳，回頭望了望：草地已被那離他很遠的陡崖遮沒了，小溪也躲藏了起來，鐵

路線也看不見了，唯有一片灰藍色的薄霧瀰漫在遙遠的天際，而在這薄霧裏有一顆小星星微微地閃着光。前面是一片草原，有三個山岡——像弟兄三個並排地站在草原的盡頭。

他又奔跑起來，衝進了小溪谷，接着又往上爬。他突然站住了：前面有一隻巨大的紅褐色的鳥往地面上猛衝着，不一會兒又急速地向上飛起，轉眼之間又撲了下去，接着重新有力地拍着翅膀騰上了天空；然後，又像一團紅褐色的東西似的墜到了地上；在草裏面，就在這隻大鳥的身子下面有個什麼東西在掙扎着：是一個什麼黃色的、活的東西。

凡尼卡用勁跑過去，看清了：原來在鵲鷹的爪子下面，有一隻小兔子像嬰兒似的，在可憐地掙扎着，吱吱地叫着。鵲鷹飛起時，小兔子便跳兩三步，而當鵲鷹衝下來用爪子和尖嘴撕剝牠的時候，牠就慘叫起來；接着牠又跳了幾步，鵲鷹又衝了下來。

凡尼卡尖聲地叫喊起來，同時一面胆怯地揮動着雙手，一面直向小兔子跟前奔去。鵲鷹張開巨大的翅膀，不高興地向上飛起。隱約地可以看見牠那隻不時向兩邊扭動着鈎形鼻子和那一雙還沒有縮回去的、淡黃色的、毛茸茸的腳爪。鵲鷹飛開去了。

小兔子全身縮成一團，一動不動地蹲在那兒，馴服地把耳朵貼在背上。睜着一隻大而凸出的圓眼睛——另一隻眼已被啄瞎了。牠身上的毛軟綿綿的，就像絨毛一樣。這小兔兒還很小，還是在吃奶的樣子。牠的頭上鮮血淋淋。

凡尼卡把牠抱在手裏，牠沒有想掙脫，只是動了一下小腿，彷彿在窩裏一樣，縮成一團蹲在他手裏。

凡尼卡小心翼翼地把他捧在手裏，帶回家去了。

「哎，我的心肝呀！……我的寶貝！……多可憐呀！……這該死的東西！看，把你給糟蹋的。……」

他在走到草地和看見閃着光的小溪以前，走了很久的時候，火車冒出白泛泛的烟，在鐵路上蠕動着。大教堂頂上的一顆小星閃得更加明亮了。

「媽媽！……媽媽！……」凡尼卡一面扯起嗓門異樣地喊叫着，一面跳進院子，全身發顫，臉兒通紅。「瞧，我把什麼東西給捉來了！」

他把要挨打的那件事全都給忘記了。母親在踩着牛糞，稍停了一下腳，叫道：

「你到哪兒去調皮去啦？我是叫誰去照看姪爾卡的？……給我站住！看，我給你點厲害瞧！……」

但是，在她看到他手上的血淋淋的小兔兒時，說道：

「這是個什麼東西呀？……要是叫街上的狗看見了你，一定會把你和兔子一起都撕得粉碎的！」

凡尼卡渾身打着哆嗦，緊緊地抱着兔兒。

「媽媽！媽媽！……我把牠給放在板凳底下，我只把牠放在板凳底下。……」說着便捧着兔兒進屋去了。

母親叫喊起來：

「你把這個不乾淨的玩意兒往哪兒藏？……瞧，我一定把你和牠一起都趕到街上去！」這樣一來，凡尼卡只好跑到穀倉跟前去，打算在那兒給自己這位小病人找個安置的地方，可是他剛一跑到門口，兔兒突然像彈簧一樣在他胸口上一蹬，一個翻身就跳到地上去了；凡尼卡還沒來得及霎眼，小兔兒就鑽進了倉底下一個大老鼠洞。

凡尼卡胸口貼地，臉兒緊貼在細小而乾枯的麥稈草和發燙的塵土上，往洞裏看了好半天，但是，洞裏是漆黑一團，什麼也看不見。

「凡尼卡！……」母親在叫着，她攔下踩牛糞的事，腳搓腳地稍微擦掉了一些牛糞，跑過來揪住了凡尼卡的頭髮。

三

夜裏終於下了一陣雷雨——難怪白天裏那麼悶熱，而且燕子也飛得那麼低。凡尼卡睡

在聖像下面的長凳上。平常，他總是睡得很甜的，從來也聽不見什麼；可是今天彷彿覺得，他在沿着草原奔跑着，而後面有隻鶴鷹在追趕着他，好像牠的鼻子是鈎形的，牠的一隻眼睛是翻出來的、血紅的。他雖然閉着眼睛，但突然在眼皮上感覺到，有一個人用非常兇狠刺人的眼光瞥了他一眼，隨後又瞥了一眼。這個眼光是這麼難以忍受，迫使凡尼卡睜開了眼睛。

從百葉窗的縫隙中瀉進來一片耀眼的、藍色的、幾乎是慘白的光亮，過了幾秒鐘，顫動了一下，就消失了；於是周圍又成了一片漆黑和沉寂。凡尼卡眯起了眼睛，這樣，在眼皮上又有耀眼的光芒閃現了片刻，接着又消失了。

凡尼卡忽地跳了起來，可是什麼也看不見。周圍顯得難以形容地可怕，這並不是因為連閉着眼睛都能感覺到眩目的光亮，而是因為這種光亮是無聲地發射出來的。每逢光亮消失時，在黑暗中就籠罩了死一般的沉寂。因此，凡尼卡喊叫了起來：

『媽……媽……媽……！』

母親是帶着小妹妹睡在床上的，凡尼卡爬到地板上，開始向床那邊爬過去，忽而碰着桌子，忽而撞在長板凳上。到了床邊一摸，發現床上空空的。一道白光透過縫隙又瀉了進來，凡尼卡這才看清了，媽媽已經不在床上。小妮爾卡緊緊地偎着枕頭，小鼻孔發出了微微的鼻息聲。